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

五十五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七十八

雜文

賦三

灩澦堆賦并序

東坡先生

世以瞿唐峽口灩澦堆為天下之至險凡覆舟者皆歸咎於此石以余觀之蓋有功於斯人者夫蜀江會百水而至於夔瀾瀾漫浩汗橫放於大野而峽之小大曾不及其十一苟先先以齟齬於其間則江之遠來奔騰正使盡銳於瞿唐之口則其險悍可畏當不啻於今直因為之賦以待好事者試觀而思之

天下之至信者唯水而已江河之大與海之深兮可以意揣唯其不自為形而因物以賦形是故千變萬化而有必然之理掀騰勃怒方夫不敢前兮宛然聽命惟聖人之所使予泊舟乎瞿唐之口而觀乎灩澦之崔嵬然後知其所以開峽而不去者固

卷一百一十八

一

有以也蜀江遠來兮浩漫漫之平沙行千里而未嘗齟齬公其意驕逞而不可摧忽峽口之逼窄兮納萬頃於一盃方其未知有峽也而載乎灩澦之下宜駭震掉盡力以與石鬪勃乎若萬騎之西來忽孤城之當道鉤援臨衝畢至於其下兮城堅而不可取矢尽劔折兮逆瀝循城而東去於是滔滔汨汨相與入峽安行而不敢怒嗟夫物固有以安而生亦固有以用危而求安得吾說而推之兮亦足以知物理之固然

灩澦堆賦

前溪先生

波長湍之驚奔兮鬱首萃其孤岑隕萬險於一睇兮神姦鬼伯宅其穴而淵其陰乃出所謂灩澦之峯兮檝師拖曳靡不江頰而航心愚嘗慘物理之難知兮弔諸古而索今謂茲山之可悼兮出或失其尋也伊灩靈夏禹之功兮岸崩衝而斬馮陵有歸然之下墜兮歛鰲載而鯨勝不然疏其旁以適浩漫兮遺一鑿於流層湮淪沒實无與於斯兮彼雖不去詎以圖奔誠其能志



天下之多故兮紛曖昧而交蔽有置迹於可嫌兮乃以不善見辱於後世嗚呼噫嘻其亦茲山而已耳

後杞菊賦并序

東坡先生

天隨生自言常食杞菊及夏五月枝葉老硬氣味苦澁猶食不已因作賦以自廣始余嘗疑之以爲士不遇窮約可也至於飢餓嚼蠹草木則過矣而余仕宦十有九年家日益貧衣食之奉殆不如昔者及移守腰西意且一飽而脣厨索然不堪其憂日与通守劉君廷式循古城度園求杞菊食之捫腹而笑然後知天隨之言可信不謬作後杞菊賦以自朝且解之云

吁嗟先生誰使汝坐堂上稱大中前賓客之造請後搢屬之趨走朝衙達午夕坐過西曾盃酒之不設攬草木以誰口對案頰感之毒噫嗚昔陰將軍設麥餅上葱葉并丹推求而不艱於先生之眷眷故山之无有先生所然而笑曰人生一出如死能何者為貧何者為富何者為美何者為陋或糠覈而瓠肥或梁肉而墨瘦何方方丈吏郎二九較豐約於夢寐卒同歸於一朽吾方以杞為根以菊為模春食苗夏食葉秋食花實而冬食根庶幾乎西河南陽之壽

前赤壁賦

同前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与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橫江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蘭槳擊空明兮游流光泃泃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乃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

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油艫千里旌旗蔽空釀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鰕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羣匏樽以相屬寄蜉蝣於天地渺浮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於悲風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住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与我皆無及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忌畀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食客喜而笑洗盃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籍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後赤壁賦

同前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于臨臯二客從予過黃泥之坂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顧而樂之行歌相答已而歎曰有客無酒有酒無肴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幸網得魚巨口細鱗狀似松江之鱸顧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矣矣以待子不時之須於是携酒與魚復游赤壁之下江流有声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予乃攝衣而上履巖巖被髮背蹠虎豹登虬龍攀栖鶴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蓋二客不能從焉劃然長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涌予亦悄然而悲謫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立裳縞衣曼曼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一道士羽衣翩僊過臨臯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遊樂乎問其

姓名僥而不吝嗚呼噫嘻我知之矣疇昔之夜雁鳴而過我者
非子也耶道士顧笑子亦驚悟開戶視之不見其處

黠鼠賦

同前

蘇子夜坐有鼠方齧拊牀而止之既止復作使童子燭之有鼠
中空嚶嚶發聲晷晷在橐中曰噫此鼠之見閉而不得去者也發
而視之寂無所有橐燭而橐中有死鼠童子驚曰是方齧也而
遽死耶向爲何聲豈有鬼耶覆而出之墮地乃走雖有敵者莫
措其手蘇子歎曰異哉是鼠之黠也閉于橐中橐堅而不可穴
也故不齧而齧以警致人不死而死以形求脫也吾聞有生莫
智於人擾龍伐鯨登龜狩麟役万物而君之卒見使於一鼠墮
此垂之計中蠶脫兔於處女烏在其爲智也坐而假寐私念其
故若有告余者曰汝惟多幸而識之望道而未見也不一于汝
而二于物故一鼠之齧而爲之變也人能碎千金之壁不能无
矢着於破金能搏猛虎不能無变色於蜂虿此不一之患也言
出及返而志之耶余俛而笑仰而覓使童子執筆記余之殊

秋陽賦

同前

越王之孫有賢公子宅於不土之里而詠無言之詩以告東坡
居士曰吾心皎然如秋陽之明吾氣蕭然如秋陽之清吾好善
而欲成之如秋陽之堅百穀吾惡惡而欲刑之如秋陽之隕群
木夫是以樂出而賦之子以爲何地居士笑曰公子何自知秋陽
哉生於華屋之下而長遊於朝廷之上出擁大蓋入侍帷幄暑
至於溫寒至於涼而已矣何自知秋陽哉若子者乃真知之方
夏潦之淫也雲蒸雨泄雷電鼓越江湖爲一石土冒沒舟行城
郭魚龍入室菌衣生於用器蛙蚓行於几席夜違濕而五迁畫
簾衣而三易是猶未足病也耕於三吳有田一廛禾已稔而生
百稿方秀而泥蟠溝塍交通墻壁頽李宜殆落墜之塗目泣泥
薪之煙釜甑其空四鄰悄然鶴鶴鳴於戶庭嫫媿宵夙而永歎計
有食其幾河矧無衣於窮年忽奎星之雜出又燈花之雙懸清

風西來鼓鍾其鐘奴婢喜而告予此雨止之祥也蚤作而占之則長庚澹其不芒矣浴於暘谷外於扶桑曾未轉盼而倒影飛於屋梁矣方是時也如醉而醒如瘖而鳴如痿而起行如還故鄉初見父兄公子亦有此樂乎公子曰善哉吾雖不身履而可以意知也居士曰日行於天南北異宜赫然而炎非其虐穆然而溫非其慈且今之溫者昔之炎者也古何以夏為盾而冬為裘乎吾儕小人輕溫易喜彼冬夏之畏愛乃群狙之三四自今知之可以無惑居不障古出不御笠暑不言病以無忘秋陽之德公子拊掌一笑而作

天慶觀乳泉賦

同前

陰陽之相化天一為水六者其壯而一其穉也夫物老死於埤而萌芽於復故水者物之終始也意水之在人也如山川之蓄靈章水之含滋漠然無形而為往來之氣也為氣者水之生而有形者其死也死者鹹而生者甘甘者能往能來而鹹者一出

文二百七十八

左

而不復返此陰陽之理也吾何以知之蓋嘗求之於身而得其說凡水之在人者為汗為涕為淚為血為澁為矢為延為尿此數者皆水之去人而外驚然後肇形於有物皆鹹而不能返故鹹者八而甘者一一者何也惟華池之真液下涌於舌底而上流於牙頰甘而不壞白而不濁宜古之仙者以是為金丹之祖長生不死之藥也今夫水之在天地之間者下則為江湖井泉上則為雨露霜雪皆同一味之甘是以變化往來有逝而无竭故海洲之泉必甘而海雲之雨不鹹者如涇渭之不相亂河濟之不相涉也若夫四海之水与凡出溢之泉皆天地之死氣也故能殺而不能生能槁而不能浹也豈不然哉吾謫居僖耳卜築城南鄰於司命之宮百井皆鹹而醪醴漣乳獨設於宮中給吾飲食酒茗之用蓋沛然而無窮吾嘗中夜而起挈餅而東有落月之相隨無一人而我同汲者未動夜氣方歸錦瓊佩之落谷灑玉池之生肥吾三燕而遡返懼守神之訶譏却五味以謝

六塵悟一真而失百非信飛仙之有藥中無三即何依眇於奇之亦在猶想像於庶幾

珠賦并序

崔學士伯易

高郵西北有湖名覺社近歲夜見大珠其光屬天掌問諸漁皆言或遇於它湖中有竊謀之者則風輒引船而去終莫能至賦曰

萬物之精上為列星其在下者因物而成形故天下之偉寶天妄其所託託物之主實內鍾乎神靈吾嘗臨東海旅南滇泛淮江之陽湯濟岳陽之洞庭觀其溶液衍裕蓋天地之委藏秘怪惚恍較虬崢嶸豈世人之敢指名哉若乃雲夢震澤浮湧不合浦獸潛宮耳神見牛渚直湘沉以南浮懷涇渭而北注願導東而成滄浪激西而為灩澦近平誕奇漢臯殊遇率傳載之雜出為異物之所處或設限於藩服或効珠於王府鑠高郵之然口裂揚州之故部有湖隸旁將三千所大或萬頃小亦千畝迤邐兮

文二百七十八

亦

聯絡參錯兮駢布由卑以自處兮傾十數州之美沃穹山六野谿谷原敷晝夜走險越千里而來赴者莽莽不知其幾千百處壓東南之洪漫勢膠瀉而無涯魚則鰕鯉鱖鯢鱗鱗鱖鱖鳥則鴉鵠鳧鷖鷓鴣鴉若煙海會如泥沙虫螺蟹若蝦蛤冉菱芡而荷華水不數舟陸无筭車既灌乎民田漕引乎國家夾埭長陂程木壤之固飾官命屬厥功利之紛拏迨夫地脉泉源孰為要應潛合陰附應淮海之豁舒微風翻瀾矧其甚耶其或駭怒決溢隄防之所不加決莽千里農夫播溺究轉流離而不相救又况其盧舍之与桑麻意是亦涉者之危觀矣瑰祥恢怪庶幾乎託焉聞乃省負書考圖編所陳者持盤殮之微固不聞有把握之貴為當世之所傳鼓詠乎川珎翔翔乎水邊爰有蘆人漁子相語而來前日先生之念者貨也若夫川澤之精理則不然不實於人獨實於天今此有夜光之珠產於深淵我意其神先生辨旃其始也天和景晴湖波夜平煙冉冉以四收万籟息而

無聲則是珠也。溟氣將之若海，月之外含彩吐輝，周隱皆明。呀
紺石而為宮，殺綠苔以垂纓，挹杵星之光芒，吸沆瀣之精英。木
散皇兮扶疎，草露實兮紅青。林鳥警而移枝，群犬嗥兮爭鳴。於
是中人徐呼上流，俱起撫馮，置以先趨。領曾笏之已試，連徽捷
叔灑網持社愛，雖鑑其有睫，疑未曉其機器。方詭智之漸張，果
造形而巳逝。而况伏見，雖時欬彼，修此與蛟龍之為明。曾風雨
而作，荷披能三足，而在簞擊，電九肋而充饋。漢蛟鮪之青骨，鄭龜
羹之異味，初牛悅水而黃奪，澤馬韻繩而足蹟。羣狎偶而解角，
羣因媒而扣翅，以復被執於行役。巨魚為腊於食餌，文具瑇瑁
出禍其腸腹，金華玉英坐窮於淘緹。屢屢賸貽，寒熠耀自喜，伏絕
意於遺引，適足殺其躬而已矣。是故号數異者，我固謂之貨也。
能不為珠之笑耶？予曰：嗚呼！噫嘻！信子言也。既明且壯，則大雅
君子者耶？不常所居，擇利害而去就者耶？用以晦明知在，一者
耶？色斯舉矣，與孔子之徒者耶？薄泥塗而不厚，不取下賤者耶？
者之心耶？

文粹一百七十八 七

長城賦并引

浮休先生

甲戌歲被詔使虜行次懷柔之北得古長城焉因感而賦
之其詞曰

予昔游驪山之上，得靈臺之遺基。今過燕山之下，見長城之故
址。自非達觀，安能齊万物而一指予？本儒者未免非非，而是是。
竊嘗聞長城之役，不獨在秦而已。燕趙啓其前，始皇繕其後。西
首臨洮，東被于海。實方有餘里，我今所見如東海之一波。泰山
之一篲，岬望之而不極。東循之而無際，停驂緩轡，獨立而喟。徒
觀其隱若畫垣，屹若長堤。荒煙蔓草，白日吹風。淒淒之聲，屢易

校危之徑多迷下有朽骨旁有斷幹曾未見何鄉之人誰氏之
子非閭左之下男則關東之獄吏當是時也蒙恬章邯之方造
陳勝項籍之未起尔胡不採芝於商洛山中種桃李武陵溪裏
養浩食和長生久視胡爲乎顏色枯槁形容憔悴之如此也其
後百有余歲孝武皇帝閔平城之阨憤冒頓之言赫然發怒既
然下詔奮然興師斥單于於大漠之北開亭障置烽燧出長城
於千里之外此非城之功又數百年五胡亂華虜馬欲以羶裘
被于河洛焉鑄關于上林此亦非城之罪及乎周隋至于唐魏
亦我出而彼入將屢勝而數敗莫不火滅煙消土崩瓦解餅齧
蠶趾走亡跡在城若有知應爲感慨方今西夷四面百蠻冠帶
指乾坤之闔關以爲門戶盡日月之照臨以爲經界戴白之老
不識兵革垂髫之子盡知禮節庶矣富矣震盪豐亨大求之古先
莫與爲封在易有之萃以除戎器戒不虞既濟曰君子思心而
豫防之儒館老生稽首拜拜不敢多陳伏願聖神念斯文二爲

戒

八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七十八

雜文

賦四

超然臺賦

淇水先生

惟太史氏守膠西之羽年政平民裕易勤勤為燕附寓所
樂於登望成高臺於北壑以屬濟南從事以事賦之命為
超然客有過膠西者覽觀乎其上曰信乎美哉臺也抑可
以緣名而見意即事而知賢乃繼之曰

山則帶篋覆金五疑九山水則膠皎盧落陽馮維消枕以句遊
之真帶以却淇之川深回回以素阜高叢擊其刺天長金鳥之
始出搏碧海而孤鶩雖夸父知不可從兮惟明霞之後先立澄
視以既久目眩晃而飛圓欣草木之得時野積鬱而生煙思百
里之氛始喜大壺之澄鮮下不接乎物之迹旁不恩乎人之言
獸騰原以躑躅鳥聚木而間閑謂行雲之無心何既往而復還

文粹一百七十九

雨誰者其使之忽馳駘以北南恂躊躇以慕古感四叙之徂遷
朝迎旦乎扶桑夕餞日乎虞淵下四顧而悠裕情所趣之可偏
得有徵於鼠臂喪有巨於牛肩視溺者之紛紛兮愈疾走而爭
前余宏望而獨得思浩渺而難傳軼臭氣而與之遊遺事物之
羈纏嗶榮名之喧卑哀有生之煩煎萬有不接吾之心游兮味
逍遙之陳篇蛾眉弗以為侍兮識幻假於朱鈿雖巫神與洛妃
吾不胡其為妍湛幽默以靜思屏秋耳之繁絃嗅綠縹之雜芬
叱層壇之龍涎斥醪醴而不御塵芳茶以淪泉系曰
世所甘處我以為患兮物皆謂危已所安兮非彼所爭為榮不
愆兮佩玉襲綬得考槃兮

超然臺賦

鮮于諫議

佳人兮何為超然臺兮獨處極勞心兮悵望登賢峯兮仰止天
之西兮海之東不憚遠兮欲從其遊秣余馬兮沃余車道阻長
兮不可馳駘夫蒼蒼兮雲垂垂風雨冥冥兮愁余思余之思兮

何在遠遊兮六合之外御一氣兮周流橫八風兮上下絕人世
之貴氣兮捐區中之俠隘命豐隆使先馳兮飛輿掃清於曠謫
陽子蒼皇而不及取兮睡良晤眙而不及駕朝五嶺兮晝貫崑
崑玄圃兮夕三山乘雲氣而騎日月兮陟降治乎群仙玉喬韓
終惠好而遊兮訪丹丘而揖羨門顧超然之佳人兮相對而忘
言忘言兮道存冠岌岌兮服芳芬飲沆瀣兮殫芝英氣充髮續
兮白可長生金丹煌煌兮五色服之一丸兮生羽翼聞風恍惚
兮或有求而不得蟬遊之生兮蟪蛄之年朝菌晷煜兮舜華鮮
鮮蜚觸之角兮醯雞之天壽命幾何皆去如絕弦佳人兮奈何
道不可流人兮時不再來聊逍遙兮自得與日月兮同存

超然臺賦 并序

穎濱先生

子瞻既通守餘杭三年不得代以轍之在濟南也求為東
州守既得請高密其地介於淮海之間風俗朴陋四亡貢
客不至受命之歲承大旱之餘孽馳除螟蝗逐捕盜賊廩

女科一百一十九

二

鉅飢饉日不遑給幾年而後少安願居處隱陋無以自放
乃因城上之廢臺而增葺之日與其僚覽其山川而樂之
以告轍曰此將何以名之轍曰今夫山居者知山林居者
知林耕者知原漁者知澤安於其所而已其樂不相及也
而臺則盡之天下之主奔走於是非之場浮沉於榮辱之
海貴發盡力而忘反亦莫自知也而達者哀之二者非以
其超然不累於物故邪老子曰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嘗試
以超然命之可乎因為之賦以告曰

東海之濱日氣所先歸高臺之陵空兮溢晨景之絜鮮萃氛翳
之收霽兮逮朋友之燕閑舒堦藪以延望兮放遠目於山川設
金罍與玉罍兮清醪絜其如泉奏絲竹之憤怨兮聲激越而眇
縣下仰望而不聞兮微風過而激天曾陟降之幾何兮弃瀝濁
乎人間倚軒楹以長嘯兮袂輕襲而飛翻極千里於一瞬兮寄
無盡於雲煙前陵阜之汹涌兮後平野之沃漫喬木蔚其蓊蓊

興亡忽乎滿前懷故國於天末兮限東西之險艱飛鴻往而莫
及兮落日耿其夕蹙嗟人生之漂搖兮寄流枿於海壖苟所遇
而皆得兮違既擇而後安彼世俗之私已兮每自予於曲全中
變潰而失故兮有敬焉惶而汎瀾誠達觀之无不可兮又何有於
憂患願游官之迫隘兮常勤苦以終年蓋求樂於一醉兮滅膏
火之焚煎雖晝日其猶未足兮埃明月乎林端紛既醉而相命
兮霜凝磴而踣躡馬躑躅而號鳴兮左右翼而不能鞍各雲散
於城邑兮徂清夜之既闌惟所往而樂易兮此其所以為超然
者邪

黃樓賦并序

同前

熙寧十年秋七月乙丑河決於澶淵東流于鉅野北溢于
濟南溢于泗八月戊戌水及彭城下余兄子瞻適為彭城
守水未至使民具畚鍤畜土石積芻藿於空際穴以爲水
備故水至而民不恐自戊戌至九月戊申水及城下者二

文百七十九

三

丈八尺塞東西北門水皆自城際山雨晝夜不止子瞻衣
製履履廬於城上調急夫發禁卒以從事令民无得竊
出避水以身帥之尚城存亡故水大至而民不潰方水之
淫也汗漫千餘里漂廬舍敗冢墓老弱蔽川而下壯者狂
走無所得食槁死於丘陵林木之上子瞻使習水者浮舟
楫載糗餌以濟之得脫無數水既固朝廷方寒澶淵未暇
及徐子瞻曰澶淵誠塞徐則無害塞不塞天也不可使徐
人重被其患乃請增築徐城相水之衝以木堤捍之水雖
復至不能以病徐也故水既去而民益親於是即城之東
門為大樓焉望以黃土曰土實勝水徐人相勸成之轍方
從事於宋將登黃樓覽觀山川弔水之遺迹乃作黃樓之

賦其詞曰

子瞻尚客遊於黃樓之上客仰而望俯而歎曰噫嘻殆哉在漢
元光河決勃子騰蹙是鉅野衍溢淮泗梁楚受害二十餘歲下者

為汗澤上者為沮如民為魚鼈郡縣無所天子封祀太山徜徉
東方哀民之无辜流死不截使公卿負薪以塞宣房瓠子之歌
至今傷之嗟惟此邦俯仰千載河東傾而南洩蹈漢世之遺害
包原濕而為一窺吾壙之摧敗呂梁齟齬橫絕乎其前四山連
屬合圍乎其外水回洑而不進環孤城以為海舞魚龍於堙壑閱
帆檣於睥睨方飄風之迂發震鞀鼓之驚駭誠蟻穴之不救
分閭閻之橫潰幸夕日之既迫水泉縮以自退棲流拚於喬木
遺枯蚌於水裔聽澶淵之奏功非天意吾誰賴今我尚公冠冕
裳衣設凡布筵斗酒相屬飲酣樂作開口而笑夫豈偶然也哉
子瞻曰今夫安於樂者不知樂之為樂也必涉於害者而後知
之吾嘗與子馮茲樓而四顧覽天宇之宏大繚青山以為城引長
河而為帶平鼻衍其如席桑麻蔚乎旆旆晝陌陷之從橫分園
廬之向背放田漁於江浦散牛羊於煙際清風時起微雲時對
山川開闔蒼莽千里東望則連山參差而水皆馳羣石傾奔絕

流而西白步湧波舟楫紛披魚鼈顛倒沒人所嬉声崩震雪城
堦為危南望則駘馬之臺巨佛之峯歸乎特起下窺城中以觀
翱翔菟我相重激水既平眇莽浮空駢洲接浦下與淮通西望
則山漸為球傷心極目麦孰米秀離離滿際飛鴻群往白鳥孤
沒橫煙倉澹俯見落日北望則泗水漫漫古汴合焉匯為濤淵
蛟龍所蟠古木蔽空烏鳥號呼賈客連檣聯絡城隅送夕陽之
西盡道明月之東出金鉦湧於青嶂陰氛為之辟易窺人窠而
直上委餘彩於沙磧數飛楹而入户使人躄寒而戰慄息凶凶
於群動聽川流之蕩滴可以起瘵相命一飲千石遺弃憂患超
然自得且子獨不見夫昔之居此者乎前則頭籍劉戊後則光
弼建封戰馬成群猛士成林振臂長嘯風動雲興朱閣青樓舞
女歌童勢窮力竭化為虛空山高水深草生故墟蓋將問其遺
老既已灰滅而无餘矣故吾將與子弔古人之既逝問河決於
濤昔知變化之无在付杯酒以終日於是眾客釋然而笑頽然

就辭河傾月隨其扶而出

黃樓賦并序

淮海先生

大史蘇公守彭城之明年既治河決之變民以更生又因
修繕其城作黃樓於東門之上以為水受制于土而土之
色黃故取名焉樓成其容高郵秦觀賦之曰

惟黃樓之環瑋兮冠雉堞之左方挾光晷以橫出兮干雲氣而
上征既要眇以有度兮文洞達而無旁斥丹腹而不御兮爰取
法乎中央列千山而環峙兮交二水之旁奔岡陵奮其攫擊兮
溪谷効其吐吞覽形勢之四塞兮識諸雉之所存意天作以遺
公兮壯年白之憂勤繫大河之初決兮狂流漫而稽天御扶搖
以東下兮紛萬馬而奔前象洶出而悔人兮蠲蠶過而垂涎微
精神之所貫兮幾孤墉之不全偷朝夕以味遠兮固前識之所
蓄慮異日之忽然兮復厭之以茲樓時不可驟得兮姑從之而
以游儻登臨之信美兮又何必乎故丘觴酒醴以為壽兮於殺

文百七十九

五

核以為儀儼雲騎以待測兮笑言樂而忘時發哀彈與豪人兮
飛鳥起而參差悵所田之遲暮兮綴明月而成詞噫變故之相
詭兮適傳馬之更馳昔何負而違遽兮今何暇而遨嬉豈造物
之莫詔兮惟元元之自貽將苦逸之有數兮疇工拙之能為臆
哲人之知其故兮路夷險而比目宜視蚊虻之過前兮曾不介乎
心思正吾冠之崔嵬兮服餘佩之焜煌從公於斯樓兮聊非回
以倘佯

懷知賦

宛丘先生

嗟余生之苦艱涉世故而多違空拜謝而衆侮獨予予其後誰
嗟若人之好修外洵直而中奇擊余手而指津謂余車之不迷
遵常度以美行正六轡而交馳嗟終日而無禽曰固然其局疑
惟言動之合符若方圓於規矩振高文於皇極流餘蘄於奇辭
沃道德以相酬心厭滿而志飢愛日月以畏別卒悠遠而多懷
嗟余整兮莫瞻將駕言其從之何出門之多艱頓我馬以嗟兮

山叢叢而造天車欲進而畏摧臨以湖而浮舟蛟龍辭其揚鑿
路幽曼而莫通心鬱抑其增悲贈瓊瑤以致情畏所託之吾欺
惟至技之難投或舉世而莫知儻一遇而見明實至樂之無儼
彼取舍之迷方或骨肉而相遺苟余心之不察雖親愛其何恃
故烈士之報知己或殺身而不辭豈以生而易名誠內激而志
思風蕭蕭而戒秋蟬嘒嘒而鳴悲白露團兮夕涼庭木凋兮先
衰羈我馬於東周蓋三歲其於茲日駸駸而來逼懷惛惛而不
夷願所樂之莫從託宵寐其庶幾酌樽酒以忘憂寫我心兮陳詩

汴都賦并序

周待制

臣某頓首再拜言曰自古受命之君多都於鎬京或在洛
邑梁都於宣武號為東都所謂汴州也後周因之迺名為
京周之叔世統微政使天命蕩如歸我有宋民之戴宋厥
惟固哉奉迎鑿鑿至汴而止是為東京六聖傳繼保滋
大無內無外涵養如一含牙戴角莫不得所而此汴都高

文二百七十九

六

顯宏麗百美所具億萬千世承學之臣非能究宣無以為
稱伊彼三國割據方隅區區之霸言餘事之而二都之賦
磊落可駭入到于今稱之矧皇居天府而有遺美可不愧
哉謹拜手稽首獻賦曰

發微子客游四方無所適從既倦游西崎嶇遭回造於中都觀
土木之妙冠蓋之富焯焯煥爛心賦神悸朕聊而不敢進於是
矣猶於通衢彷徨不知所屆適遭衍流先生目而招之執其袂
局局然笑曰觀子之貌神采不定狀若失守豈非蔽席隱茅未
游乎廣屢誅草鉅棘未櫛乎蘭設披褐揆蘊未曳乎綺紱微邦
陋邑未覩乎雄藩大都者乎發微子恬然有赧色曰臣聞翔乎
天下東欲究扶桑西欲窮虞淵南欲盡反戶北欲徹幽都所謂
天子之都則未嘗歷焉今先生評我誠有是也然觀先生類辯
士其言似能碎崑崙而結真渤澥混沌而形罔象試移此辯原
此汴都可乎臣固不敏謹願承教先生笑曰客知我哉於是申

喙據牀虛徐而言曰噫字獨不聞之故今天下浪一四海為家
今走絕微地極鬼區惟是日月所會陰陽之中據安瓠揭鏡
制極其衛理周共安乘輿而此亦都禹畫為豫周封鄭地紫角
臨而上直實沈分以為次惟蓬澤之故境昔合麋之所至芒碭
渙渦截其面金堤王渠累其脊雷夏澤洎繞其脇壘丘警婁夾
其腴梁周帝據而糜沸唐漢尹統而寧一故此王國襲故不徙
沃垆甸域尊崇夫躰司徒制其設疆職方辨其土地前千官而
會朝後百族而為市分疆十同提封乃并舟車之所輻輳方物
之所灌輸宏其融而壯址植九鼎立而四岳位仰營域而躰極
立土圭而測畧蜀險漢至荆惑閩鄙惟此中峙不首不尾限而
不迫華而不侈環稀賦於郡縣如岫嶺之迤邐觀其高城方雉埋
坭鱗接縹如長雲之方舒收若崇山之礪礎坤靈困員顛負嬰而踞
踞土怪畏榨壓而妥貼靡足可縵而登爵鼠不可啗而八利
過百一峻險四塞鄙秦人之踐華陋荊州之却月頓捷步超

足矧蹒跚與盤登關城為門二十有九瓊扉塗丹金鑄以列
兵連卒呵夜敬皇異物不入詭邪必究城中則有東西之門南
北之陌其衢四達其塗九軌車不理擊玄人不爭險易劇駘崇
期蕩夷如砥雨畢而除糞美弗穢行者不馳而安步遠者惡捨
而恣棄跨虹梁以除病涉列佳木以安怵惕殊異羊腸之詰曲
或跳踉而析轉顧中國之闌闐叢賢賢而為市議輕重以奠賈
正行列而平肆竭五都之環富備九州之貨賄何朝滿而夕除
蓋趨贏而去賈茲駟僮於五均擾販夫於百勝以先後而置叙
遷有無而化滯抑強賈之乘并推素封之專利售無詭物陳無
竊器欲回賈之阜通迺有屋而不稅銷卓鄭荷陶之殖貨禁乘
堅策肥之擬貴道無游食以無為知敢婆婆而為戲其中則有
先邑之棗江陵之橘陳夏之添齊魯之麻薑桂藁穀然帛布
纓船紫鮓鮑醃鹽醢或居肆以鼓鑪橐或鼓刀以屠拘夷又
有鬻無問之珣珎會稽之竹箭華山之金石梁山之犀象霍山

盈廣儲折中順成富國星列而棊布其中則有元山之木清流
之稻中原之菽利高之黍利下之稌有豐者有也有秣有秬千箱
所運億廩所露入既夥而委積食不給而紅腐如坻如京如崗
如阜野無菜色溝無捐瘠播拾狼戾足以厭饑夫與寡婦備凶
早之乏絕則有九年之預又將敦本而勸稼開帝籍之千畝良
農出業異物不覩播百穀而克敏應三時而就緒踰鑄熿閔灌
暘雨霏孰任其力俟疆侯以千耦其私不怒自力疏濬其理狼
莠不植奄觀堅阜與与疑疑溝塍畦畦且萬里而連繹醜惡不
毛硤陬荒瘠化為好時轉名不易惟彼汴水貫城為渠並洛而
趨昔在隋葉撰丁大業欲為流連之樂行幸之游故鑿地道水
而南抵平楊州生民力盡於畚鍤膏血與水而爭流鳳觸遠見
於載籍王骨已朽於高丘顧資治世以為利迄今杭笈而浮舟
桃花候漲竹箭前比駛凶湧滯澗瀾泓沸渣擗防巖岸清澗土瀉
匪江匪海而朝夕舞乎滂湃撒萬碩之巨艦北坳堂之一於航

艘不持而相值高師馳拱而侯敗智自不敢睥睨而與作絲千
襪而為害豈積集切病待聖人而後除耶厥有建議道河以洛
引亘禾之清源寒孽華之渾濁慶廣堤而節暴紆直行而殺虐
其流舒糾然炎涼而靡涸於是自淮而南邦國之所仰百姓之
所輸金穀射帛歲時常調舳艦相銜千里不絕越般吳艦官艘
賈舶閩謳楚語風帆雨楫聯翩方載鉦鼓鏗鎧人安以寄國賦
應節若夫連營百將帶甲万伍控絃貫石動以千數其營則龍
衛神勇飛山雄武奉節拱聖忠清宣効吐渾金吾擲颺万勝渤
海廣備雲騎武肅材能蹶張力能挾輶投石超距索鐵伸鉤水
執鼉鼉陸拘熊貅異黨之寇大邦之讎電鷲雷擊莫不擊繫繫而
為囚於是訓以鸛鵒魚麗之形格敵擊刺之法剖微中已貫穿
徹扎揮鉞擲鏃卒無虛發人則便捷器則犀利金角丹漆脂膠
竹木以時取之遴棄惡弱割蛟革以連函奧兕絡以為弭刺魚
服以懷鐔百工備盡銜磨鏃削其成鑿鋼而裝鏃植之霜凝而

肅慎... 子之弩天差之甲龜地之赫鳥隼之旗軍事早正
用戒不虞其次則有文昌之府分省為三列幸為九殊監為五
左選委文右選為武曰二十房二百餘寮二十四部點惟肖之陋
更唐之故補弊完罅剔朽焚蠹人影地溥事若織組滋廣莫治
慶慶成蠱蠱弱不除將勝成斧雖離婁之明目迷簿書而莫觀
豪胥... 以驚南獄庸吏鯨官而受侮各懷苟且以批責孰肯長
慮而却顧官有隱事國有遺利紛訟牘於庭記執亦蠹因於囹圄
此浮彼沉甲可乙否操私議而軋沕各示盾而齟齬於是合千
司一離散儼星羅於一字千梁負棟方栢鉅礎棟喬松以為煤
空與山而斲楮官有常負取雄材偉器者以充其數上維下制
前按後覆壁壁如長蛇扶其脊脊而首尾皆赴闔戶而議飛檄乎
房闈應答乎素楚披荒榛而成徑繹緝緡而得緒崇善廢... 平
險除穢穢息不遺乎一羽於是宣其成式變亂易守者刑之所

文二百七十九

十

取貽之後昆永世作矩至若儒宮平楹首善四方句襟逢... 優
反博帶盡切乎其中士之匿華鏹金者莫不拂巾衽獨彈... 結
綬空品穴之幽邃出郡國之遐陬南金象齒文旌羽翮世所罕
見者傾囊鼓篋羅列而願售咸能湛冰乎道實沛然攻堅而大
叩先斯時也 皇帝悼道術之沉鬱患詁訓之荒繆諸子騰躡
而相角群言駘蕩而莫守黨同伐異此妍彼醜擊俗學之蕪穢
詆淫辭而擊楛滅冥冥之炎燭仰天庭而覩畫同源共貫開天
發部旨鄙生詭見之目掩處士橫議之口於是俊髦並作賢才
自厲造門闈而臻壺奧聘辭源而馳辨園術藝之場仁義之藪
溫風扇和儒林發秀宸眷優渥皇綽結糾榮名之所作慶賞之
所誘應感而格駒行雉啣磨鈍為利培薄為厚魁梧卓行撻錄
露穎不耻而自就復有珮玉之音邊豆之容絃歌之聲盈耳而
溢目錯陳而交奏煥爛乎唐虞之日雍容乎洙泗之風誇百聖
而再講曠千載而復覲又有律李以議刑為等李以窮九九無

象舞勺以道幼推樂德樂語以教世胃成材成德隨所取而成
有若夫會聖之宮是為原廟其制則般輸之所作其材則匠石
之所掄万指舉築千夫運斤揮汗霏霧好氣如雲鼓瑟鼓弗勝靡有
諗勤赫赫大字有若山踊而嶙峋下盤黃廬上赴北辰紫珠廣
寒黃帝之宮榮光休氣籠籠往來葱蔥鬱鬱而氤氳其內則檐
椽椽題末賢楹栒闕栒闐闐屏宇閔闐登張矯踞龍狂虎搏延
樓跨空角道接陳黜望備眈燦爛詭文菱阿芙蓉之流湯驚波
回連之灑滅飛仙降真之縹緲翔翺鷲之甍泚地必出奇土
無藏珍球琳琅玕璠璣流黃丹砂玳瑁翡翠垂棘之璧照
夜之蠟鵠象鬣角削犀削玉鏤刻雕鏤其妙無倫焜煌煥赫唯
錯輝映繁星有爛彤霞互照軒無所繪功臣碩輔書太常而銘
鼎彝著環列而趨造龍章鳳姿現形瑋貌文有伊周武有方召
猶如蹇蹇謬以立朝圖寧社稷指斥利害踟躕四顧而不撓 六殿
則有元元太始皇武儼極大定輝德熙文衍慶美成繼仁公隆

之名重瞳隆準天日炳明 皇帝步送百寮拜迎九卿三公夾
朝扶衡儀仗衛士填郭益城于時黔首駭集百作皆停地 公
移波翻海傾足不得旋耳不得聽神既安止窮閭微巷准聞咨
嗟嘆異之聲於是山壘房俎犧樽竹籩踐列於兩楹督史陳辭
宰祝行牲案芻豢之肥雁視物色之羣駢登降裸獻百礼具成
至於天運載周甲子新曆受朝萬方大慶新闢于時再鼓聲絕
按稍收鐃嚴三衛與五仗森又矛与戈戟探平明而博點趨夜
尉而唱籍千官鷺列以就次然後奏中嚴外辨也撞黃鍾以啓
樂合羽扇以如翼欽飛道駕以臨座千牛環帝而屏息爐烟既
外寶符奠瑞聆乾安之妙音仰天頽而可覲羌夷束髮而蹈舞
象在通隔而傳譯宣表章以上聞奏靈物之充斥群臣乃進万
年之觴上南山之壽太尉外奠尚食酌酒樂有嘉禾靈芝和安
慶雲舞有天下大元盛德外聞飲食術術燔炙芬芬或儀孔攝
而中度笑語不諱而有文故無炭譚錯立之洞眾躡厲布武之

紛紜蓋天子以四海為宅有百姓而善群廷內不洒掃而行禮
則天下雲擾而然勢故受玉而情知晉惠之將卒執幣以敷知
若教之不存聞樂而走者為金奏之下作雖美不食者為犧象
之出門賦湛露飛弓而武子不敢受吳奏肆夏天明而穆子不敢
聞蓋禮樂之一缺則示亂而昭昏是以宣王享士季以散巫而
刑三晉之法高祖因叔孫之制而知為帝之尊豈治朝之禮物
尚或展翳而沉湮此所以幸墜典而定弊倫者也其樂則有成
池承雲九韶六英尖齊肆夏簫韶九成神農之瑟伏羲之琴伊
氏之鍾无司之磬鏗鏗鏗鏗和氣薰承字以致祖考之格字以廣
先王之聲昔王道既弱淳風變澆樂器遭鄭衛而毀矇瞽道秦
楚而逃朝廷慢金石之雅正諸侯受歌管之噉嘈故文侯聽淫
聲而忘倦相公受齊樂而輟朝季子始無譏於鄒仲尼乃忘味
於韶故使制度無考中聲浸消非細則擲非卑則高惟今之求
器得志野之尺吹律有聽鳳之簫或灑或離或鼓或琴或鐘或

棧或心或筭眾器俱舉八音孔調鸞鳥鴛鴦雜丹穴而來集鳴鳴
而舞翽翽又有寶旅巴渝之舞傑休狄鞮之倡遠人面內以進
技踰山海而梯航故納之廟者周公所以廣魯觀之庭者安帝
所以喜其來王若其四方之珍以時修職取竭天在發窮人迹
砥其遠迹陳之藝極厥材竹木厥貨龜貝厥幣錦綉厥服締給
旉貢羽毛祀貢祭物嬪貢絲帛物貢所出器貢金錫礪砥器丹
鈇松怪石管金三品惟正五色泗濱浮磬羽畎夏翟龍馬千里
神茅三秀方箱隋裴肆陳乎殿陛曹苞廣匱亟傳乎賦賦運膏
結軌川流塗塞耶飲終歲而不息至以公先氏楚翟修耳雕脚獸
居鳥語之國皆望日而趨三載而至懷之理馴獸以珍於闕
下者旁午迺有鳥鬣鬣鬣細布水精琉璃軒虫蚌珠寶繼
洞瞻神屋照浦山經所不記齊國所不覩者如糞如壤軫積乎
內府或致白雉於越裳或得巨螯於西旅非威靈之遐暢孰能
出瑰奇於深阻蓋徼外能率友種來以修好則中土當有聖人

出而盛。宇於堂帝不實遠物不尚殊觀抵金於斬豈之山況玉
於五湖之川洞別之劍迺入騎士之鞘齧郝之馬或服鼓車之
轅至於乾象表賦坤維薦祉靈物仍降嘉生屢起暈適皆鑄虫
蛻抱珥鳴星隕石怪變氣垂白駘者者不知有之况能言儒
倪豈獨此而已也復有負龜負圖龍馬載文汾陽之鼎鼎由德之
芝肉角之獸簫聲之禽同穎之禾旅生之穀游郊袖庭充畦冒
時非煙非雲蕭索輪囷映帶乎闕角坎蔚乎城壘鷲鳥不獲狂
獸不噬應圖合謀窮祥極瑞史不絕書哉有可紀發發之於是言
曰國家之盛有若是欤意者先生快意於吻舌而及此耶先生
曰國家之盛焉可究矣雖有注河之辨折角之口終日危坐抵
掌而譚猶不能既其萬一此特汴都之治迹耳子亦知夫所以
守此汴都之術古昔之所以興亡者乎客曰願遂聞之先生曰
繫此寰宇代廣更張更弛黃帝都涿鹿而是為幽州少昊
桑心之曹地伏羲都陳帝嚳都亳堯都平陽迺若昊天而授人

時及。蒲阪迺觀群右而輯五瑞公剗處幽而北王業之安始
太王徙邠者以避狄人之所利文王作鄆方蒙難而稱仁山王
治鍋後戎衣而致義蓋周有天下三百餘年而刑措不用及其
衰也亦三百餘年而王伯更起星離且割各據殺兵以專利疆
侯脇帶於弱國不領人君之經費天下日蹙楚而日裂中國所有
者無幾當時權謀為上雌雄相噬孰有長距孰有利鬻兵孰先
選糧孰夙時孰有橋關之卒孰有憑式之士孰有素德孰有疆
倚孰欲報惠孰欲雪耻或奉下邑以賂讎或舉連城而易器骸
骨布野介胄生蛾肘血丹輪馬鞍銷解勢或莫格國墟人鬼噫
彼土房凡幾吞而幾奪幾完而幾陟秦中形勢之國加兵諸侯
如高屋之建餅水成臯夫邑以先得者為上計其他或左據函
谷右界褒斜號為百二之都東有成臯西有崤澠定為王者之
里以至置春陵之俠客興泗上之健吏扼襟控咽屏藩表裏名
城池為金湯役諸侯為奴隸拓境斥地輟輔荒裔東包蟠水西

卷流沙北繞幽陵南裹交趾厥後帝治滋水泰心益侈或慢守以啓戎或朋淫而招寇橫調無藝而墜竭游役不時而就整廬今日縱而不繼警駟厭觀而常值睚眦則覆尸而流血愉悅則結纓而珮璫粉墨雜揉賢才逆或腫微新結而竊肉食賊巨回穴而圖大器郡國制節侯伯方軌或為大尾而不掉或為重腿而屢蹶室有丹楹城有百雉朝廷無用於揚燎冠冕不閉於執贄天維披裂地軸枳枳群生龔難而殄瘁雖有城池周以鄧林繁以天漢更葦葦可以陟崇嶽設汴可以濟深水故魏武侯浮西河而下自埒其地而進戒於吳走蓋稅政肆於廟堂之上則敵國起於蕭牆之裏奚問左孟門而右大行左洞庭而右彭蠡發微子曰天命有德主此四方如輻之拱轂如桶之會極其礎華者天與之昌其禍何者天與之亡且非易之所能壞亦非險之所能藏非愚之所能弱亦非賢之所能彊故將吞楚也一也首入澤將繼到也唯雉先雉於南陽龍聚出攢而壓孤隱

文二百二十九

古

記壽收囊門而天帝貼刑號之殃人力地利信不能真植而支仆而皆聽乎彼蒼故鯨鯢勦解皮一死於吻血兇以賢關踐魏嶽為平崗蹂生靈如踴塊斃天下如揚糠其敗也投目而折骨其或也頂冕而垂裳由此觀之土地足以均而澤而施靈光而已易儉非所較賢否亦未可議也先空曰以易險非所較者固已乖矣以賢否非所議者烏烏可議客不聞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有德則昌者于地欲得險勢欲求德迫隘卑陋則無以容畜乘之危從其百司之慮鯨據瀛守隅則無以限四方之責幾盡道理之迹迹無原中區割宅製星天八極而奔命正南面而於衰奉夫一於康達力士韞鞬而不敢取貪夫千縮而不取睨者恃德之必也恐焉然南大華之固背負清渭滹河之注掩人之亢而拊人之脊一日有變而萬卒立具而布支可以窺隙而窺也匹夫可以爭衡而號呼彼天府之可以建為人而決擊出以地為險者也地嚴德暢然後為神造之天設之阻

大哉炎宋帝曙所曠而此汴都自嘉所毓前無湍激旋淵呂梁
之絕流後無太行石洞雅狐句望浚深之巖谷豐樂和易殊異
四方之俗兵甲之徒玩好賜匪頌之用朝郊社稷百神之祀天
子奉養群巨稍廩之費以至五穀六牲魚鼈鳥獸闔國門而取
足甲不解纍力不離韜秉鉞匈奴而單于奔幕抗旌西襲而丹
駝螳伏南夷散徒黨而入質朝鮮畏菹醢而修睦解編髮而頂
文弁削左柱而曳華服逆節躑躅而取禍者折簡呼之而就戮
耿耿帝居如赫鍤利鏃之外向死士逡巡而莫觸仁風冒於海
隅頌聲溢乎家塾伊昔天下沾危王猷失度皇綱解紉嗥狩當
路帝懷寶曆未知所付可受方國莫越 藝祖圖緯協期謳謠
肩儒赤子雲望而風靡英雄螽蟴而蠅附王帛駿奔者方國冠
冕充塞乎寰宇絕塞稅鎧而免軸障壘熄隊火而摧槽拜檻神威
有此萬旅亦世載德茂聞過舉疑樹禾耨子攜雅嘯擊雷 德
疏五 汴水觚角之磴刻荆攬槍而牧圉爰暨皇帝粉飾其質

豐阜刑罰糾虔布施優裕田有願耕之農市有願藏之賈 子籍
深萊而斂迹大道四通而不敷車績馬連千白為群肩輿輶載
前卻而後阻搏壤歌等者方并未聞歐嘜而告渝雖立墳為界其
誰敢擲膊以批押况此汴都者乎抑又有天下之壯客未嘗覩
其奧也且宋之祖營是都也上睇天時下度地利中應人欲則
以聖智建以皇極基以賢傑限以法士垣以大師弁以大邦扞
以公侯城以宗子以義為路以禮為門鍵鑰以柄開闔以權掃
除以政周舉以恩迺立宰豕以安吾君有庭其柏社稷巨也有
榘其楠眾材會也有闡孔張通厥明也有隳孔陽達厥聰也其
檻如衡前有憑憑也其辟如削後有據也其陛則崇止陵踐也其
極則隆帝居中也都邑既周宮室既成於是上意自足西駕六
龍乘德輿先警蹕由黃道馳騁乎書林下觀乎學海百姓放躍
莫不從屬車之塵而前邁妙技皆作見者膽碎迺使力士提擊

乎陰陽媁抗乎剛柔應乎成器方圓微碩或粉或由隨意所裁
上方咀爵乎道味斟酌乎聖澤而意猶未快又欲浮槎而上窮
日月之盈具尋天漢之流冰操執北斗之柄按行二十八星之
次奪雷公之袍收風伯之韉一瞬之間而甘澤霽霽因李慧於
幽獄敷景雲而黯霽統攝陰機與帝唯諾而天閱如此淫樂者
十有七年疲而不止諫而不改吾不知天王之用心但聞夫童
子之歌曰孰爲我尸孰釐我載茫茫九有莫知其界客迺覩覩
然驚焉拳拳然謝曰非先生元以刮吾之矇藥五只曠巨不能究
皇帝之盛德謹再拜而退

江西道院賦并序

豫章先生

江西之俗士大夫多秀而文其細民險而健以終訟爲能
由是玉石俱焚名曰珥筆之民雖有辨者不能自解免也
惟筠爲州獨不囂於訟故筠州太守號爲守江西首元然
康廬陵宜春二郡並蒙惠聲元祐八年武陵柳信子

文一百七十九

十六

錢之明年也樂其俗之熾使爲政者不勤乃新其居
之堂榜曰江西道院以鼓舞其國風且爲高安之文七雪
恥燕秋九月遣使來告成於雙井永思堂於是爲之賦其

詞曰

句吳之區維斗所直半入於楚終跨於越有泰伯虞仲季子之
風故處士有巖穴之雍容客有屈平宋玉枚乘之筆故文章有江
山之秀發吳越之君多好勇故其民樂聞而輕死江漢之俗多
機鬼故其民尊巫而淫祀雖郡異而縣不同其大略不外是矣
若乃高安之城豫章之別雖風氣之未遂亦熾俗之可悅故柳
侯下車解牛而不割未嘗發刃初不折鉞則喟然嘆曰江西道
院名不虛生爰作新堂合陳鼓笙有斐翰墨賓贊今亦作爲聲
歌接民頌聲昔也憂民之憂今則樂民之樂懷懷伯之掄蟬有
勿翦之喬木製劍池之菡萏以爲裳釀丹井之清冷以爲酌醉
而起舞父老持足恐使君之倦去而鰥寡之長失職也吾聞風

行於上而水波此天一之至文仁形於心而民服此天下之善
化豈可多為令而病民慢自設險而病民詐耶九轉丹砂鑄鐵
成金兩漢循吏鑄頑成仁我簡靜則民肅我平易則民親今使
高安之農養生焚柎揚之外耳筆教訟者傳問孝之章勢耳鎖
亢者深春耕之耒賣私鬪之刀劍以為牛羞淫祠之樽俎以養
親雖承平百年雨露濛濛非千古所以牧人者乎雖然有一於
此堂密有美樵而未聞處士之節岑蔚有於菟而不見墨客之
文豈其龜藏而自卑護屈而求伸者耶公試酌樽中之詠謝山
川之神為予問之

東坡居士墨竹題

同前

東坡居士遊戲於管城子楮先生之間作枯槎壽木叢條斷山
筆力跌宕於風煙無人之境蓋道人之所易而畫工之所難如
印印泥霜枝風葉先成於肖次者熟灑筆甲畫過六反震動 印書
三下 印書者為金石之友質已死而心在斷泥印人之自是連
片片為之手者賊夫惟天才逸群心法與軌筆與心機釋以為
水立之南榮視其肖中庶有畦畛八竅鑿鑿者也吾聞昔人深
入理窟橫研囊筆枯禪縛律悉此物董不可復得公其緹衣十
襲拂除味塵明窻斐几如見其人

十七

新刊 國朝二百名家名賢之粹卷第一百七十九

間居賦

姑溪居士

嗚呼間居之為樂也樂其所可樂也樂非其可樂不為間居也
 樂其居之間然後知間居之為可樂也迹雖是而心不在焉樂
 夫故為其迹而資以藉口者乃間居之戮民非樂間居者也樂
 其樂者君子之樂也未始知其樂而盜有其名者小人之樂也
 潘岳之賦名則是矣而心則不間也失志自寓其無可奈何而
 形容其不得已者也戮民不足以言之也陶淵明歸去來似無
 頃刻休息而超然自放於造物之外陶然自得於言意之表居
 不間而得間居之樂也有一念不為間有一境界不為居形如
 槁木心如死灰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澌然得其一未知其二也
 終日言而未嘗言及終日行而未嘗行其庶幾乎孔子居鄉黨以
 不能言者其言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又曰吾欲無言入曰子
 與面言終日不違如愚申申如也夫夫如也曩者然如喪家之
 犬也魯人則曰此吾東家丘耳夫是之謂間居而樂不足以言
 之也漢儒所記間居燕居是其日用之常而非其所得之樂也
 惟彼不類造次必偽干以行已狼籍自弃蒙不契而友以函鷲
 蹈荆棘而不知所避務淺陋之為夸而不識人間有羞耻事方
 且忽妻猪豕猥之歌而擁宋朝之幣帛安茲號濊篠之刺而歸
 河水而高峙杜門却掃而閭里坐視其左石動容變色而肉食
 率懷其可畏一顰一笑惟我之從則言發而利害隨之一動一
 靜立我之異則頤指而百罹斯值以是而日輸月賦如征焉以
 是而山積海納如歸焉乃曰我間居者也是又潘岳之罪人而
 謂聖人在上為可免則予不知其所以也

思子臺賦 并序

斜川先生

余先君官師之友史君諱經臣字彥輔眉山人與其弟沆



子疑皆奇士博學能文慕李元文鏡之為人而李其議論彥
輔舉賢良不中弟子疑以進士得官止著作佐郎皆三死
且無子有文數百篇皆亡之子少時常見彥輔所作忠子
臺賦上援秦皇下逮晉惠反復哀切有補於世蓋記其意
而亡其辭乃命過作補亡之篇庶幾君子猶得見斯人曾
懷謗歸也

客有自蜀遊梁侯閔而東覽河華之形勝方訪秦漢之遺宮得
巋然之頽基方並湖城之西瀟弔漢武之暴怒方悼吳園之憫
凶聞父老之哀歎方猶有歸來望惠之遺恫吁大臺之謗頽方
實咀毒而銜鋒敗趙國於俛仰方又將覆劉氏之宗間漢武之
多忌方謂左右之皆戎殺陽石而未厭方又瘞禍於宮中徇君
王之好殺方視人命猶昆蟲死者幾何人方豈問骨肉與士公
或在傳之淺謀方不忍忿忿而殺充上曾不鑒予之無聊方實
有豕心負此名而欲亡方天下其孰吾容苟這死於泉鳩方真

文一百八

二

稍久而自理遘大患於蒼猝兮懷孤憤於未已念君老而孰圖
兮嗟肉食其多鄙獨三老與千秋兮懷愛君之拳拳犯雷霆之
方愍兮消積禍於一言沈沉寃之無告兮戮讒人其已晚幸曾
孫之無恙兮或慰夫九原雖築臺其何救方固知己矣之不諫
魂孿孿兮其歸來兮蓋庶幾於復見也昔秦之亡也禍始於扶
蘇眇斯高之羸豕兮視其君猶乳虎曾縶息之未定兮乃取探
其穴而啗其雛在晉四世有君不惠孽婦晨雖強王定制惟慈
懷之遭離兮實追一於漢戾顧孱后之何知兮亦號呼於既逝
寫餘哀於江陵兮發故臣之幽契仍築臺以望思兮蓋援武以
自例嗚呼噫嘻可弔而不可西兮亦各其子也彼茂陵之雄傑
兮係九戎而鞭百蠻笑堯禹而陋湯武兮蓋將與黃帝俱仙及
其失道於幾微兮孤鬼生於左臂如嬰兒之未孩兮易耳目而
不知甘泉咫尺而不通兮與式乾其何異一既上配於秦皇兮
又下比於晉惠君子是以知狂聖之本自而聰明之不可恃也

覽觀古初孰執孰為其日知指笑乎前人而莫知後之視乎方漢武之盛也肯自比於驪山之朽骨而况於金墉之獨夫乎自今觀之三后一律皆以信讓而殺子暱姦而敗國吾築臺以寄哀信同名而齊實彼昏庸者固不足告也吾將以為明主之龜策自建元以來張湯主父偃之流與兩丞相三長史之徒皆以無罪而夷滅一言以就誅曾無與哀於既往一洗其無辜獨於據也悲歌慷慨泣涕躊躇嗚呼哀哉莫有以楚靈王之言告者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天道好還以德為符惟孟德之鷲方以屠殺以為娛彼楊公之愛脩兮豈減吾之蒼舒恨元化之不可作兮然後知鼠輩之果無同哉擗於晚歲兮又何怨於老雁吾將以是殺為戒也故於未而并書

憫相如賦

木馬先生

題長卿之絕塵邈下眎於屈宋思眇眇以入微辭射跋而易貢鷲八紘之津涯括動植而錯綜擢象籀於重泉斡形聲而磬石控

文一百八十

二

當其奮書墨色庸前無古人拾阮灰之斷簡搜屋壁之遺文紛齊魯之老師徒騁辯於說鈴執筆土梗鼻端運斤專兔園之右席塵鄒枚於頓呻頭天西之櫟社悵夜錦之未晨念絃歌之石友暢落魄於情親夫何蕩人之艷艷兮感熠燿之霄光矚綺疏以託誠兮佩徵音而曷忘嗟父母之不聰兮昧彼都之丰贓躬星河之照闡兮徑迴瀉而往從縉紳先生而為此與咏德乎行旣不勝誅閭閻烈女世未之諸足不下堂步中瑀珞紉幽蘭以為崇兮鈿美玉以為車豈非冰漢之游女兮亦有未桑之秋胡秉周札以律身兮諒冰雪之難渝禪化國之陰教兮飾家道之權輿尔弗安于正吉兮蒙垂聲於簡書訪舊墟於故老莽榛蕪之離離離管井乃貪泉之戒脩梧寔由木之規渴者勿汲喝者勿誣噫嘻余觸類取譬操觚默惟滔滔儒服相遠幾希樓厦子者迷忠義之大閑窺鄰壻者聞富貴之危機在鷹幣之聘媒灼之符皆間之夫河間之婦等亡羊耳未容勝負又奚獨料理十日卜之

與曲平邪

梅花賦

高隱居士

對重雲之慘慘曾北風之蕭蕭閉草木之於瘁驚梅花之凝餘憶
 昨載酒尋芳在魂暗消眈眈乎重囹遠岫宴樂乎風晨雪朝江
 回島樹竹抱溪橋寒英粲然宛其見招可掬可攀可遊可更忽
 兮薄寒不可晤語左揖袂兮素娥右拍肩兮青女香浮浮兮實
 來意默默兮暗與實來兮可期默默兮增思當時坐上曾賦詩
 更即敏捷何郎遲不唯春恨隴頭見曾使新粧夢後宜樂莫樂
 於相遇悲莫悲於將去恨恙笛之送愁怨回風之撼樹昔行樂
 兮可追今行樂兮非故感顏色之屢榮迫歲華之又莫歲莫如
 何傷情實多事之以永懷之珮申之以無斃之歌有美人兮在
 空兮澹幽首兮耿幽獨思公子之同歸回契闊兮排服

夢賦 并序

何丞相

子夏夢闌闌問觀筮路北廡下者長太息有憔悴詢之則

文一百八十

甲

曰傳一物已數世去斯寶也當盡鬻之待價於此有年矣
 往來之人弃唾不顧侮笑譏誚者有焉欲毀而弃之奈此
 舊物何出而示予脩廣幾尺圭稜方直溫粹縝栗無少瑕
 污直美玉也予嗟嘆之復謂之曰子何患韞匱而藏必有
 識者語既而覺應答在耳疑其非夢也有感而作遂為之

賦六

方就枕於書帷兮悠悠於夢寐歷西方與南北兮足乍到乎城
 市走通衢之四達兮簇紛華而爭鬪覩筮路於北廡兮長太息
 而憔悴如抱恨而不克伸兮每吞聲於飲氣予亦得而疑兮將
 詰問其所以對予慷慨而言兮遂抵掌揚眉而无愧家傳一物
 以為瑞兮數世寶玩而藏秘懷冰泐之戒慎兮常兢兢而知墜
 求善價而沽諸兮積有年於此地彼憧憧之往來兮悅紛華之
 柔媚仰望望而徑去兮不一其音異閭巷之无知兮皆侮笑而
 朝戲西沅吟以自思兮一懷此以招累既無益於吾身兮欲教

然而毀棄念昇付之尤重兮撫舊物而垂淚殷勤出以相示兮
顏色頽粟而溫粹修廣幾尺而無瑕兮形躰方直而堪責信監
田之美璞兮可以為瑚璉之器子謂子何憾兮宜珍藏於篋笥
精輝發而外見兮識者不求而自至庶塵埃之類脫兮作天庭
之嘉瑞語將既而俄覺兮應答在耳而可記憶然命筆而成歌
兮顧予何異於斯類

辨蜀都賦并序

東溪先生

人物習性有忠有邪有智有愚出於才行而不由土產自
趙恣狂圖好事者類指以疵蜀人蜀之衣冠含笑強顏無
與辯之者余嘗切齒焉及讀左思賦見其薄蜀陋吳詭魏
以諛晉之君臣苟售一時之聲價而滅天下之忠義晉之
公卿一口稱譽風俗頹矣士無特操以陷西朝於五胡卒
貽萬世之愧夫魏者漢之賊而晉者魏之賊也原思之詞
似欲尊正統而黜偏方然不顧正氣之淪弱乃知蜀之橫

文二百十

五

被枉抑其所由來者久矣故作辯蜀都賦以由蜀人之
憤氣其商賈土風採撫人物不該乎治亂興廢之變邪正
是非之理者不在鋪布之限非若前輩之詞主於類聚山
川毛舉動植以煥文彩之美觀悅讀誦之利口而已

辨疑先生核理儲思平欲折蜀都未繹其辭客有東方者過而
問之曰昔者太冲構十稔之意搜三都之奇文成示人張華見
推士安序焉盛傳子時豈其猶有未盡而夫子欲糾其所違先
生曰喜子未之知也吾蜀立極之初域民之始井邑山川之秀
人物風俗之美是則左思備言之矣然而論列人材詳明士類
第言文藻之華揆不及蜀人之忠義遂與吳俗例加拘忌非特
沒其實美且沮之以橫議川靈為之扼腕嶽鎮為之憤氣豈以
此為有遺恨故申言其所以夫品物流形九土分敷唯有蜀為
極險之區羊腸繞其垠鐐鳥道駕於至虛行者却復以示棧乘
者夜繩而鈎車驗太白之所賦蓋未騁其錙銖實天限而地隔

故山峭而川迺宜若與中夏否閉而不同其車書也然而朝宗
之水浩浩而南傾內附之山城峨而東感亡呀雙劍若那收虎
陷之吻尾棧終南乃成雍金城之麓以其有所附屬而不能自
立故命名者號之曰蜀自西而東昔本無途金牛詐言五丁是
除吾人由之既艱且虞一夫舉足十夫荷儲食黃白以爲立卧
水藜布裂膚蜀士遠於進取蜀民疲於轉輸嘆天閭之已邈望
秦隴以長吁然且連綱之運應聲穿領之牛係路隊長阪以猶
及繞大江而不悞指日而物不緩期按籍而民無逋戶邊餉以
需上供有裕悉陸海之收產飽神困之所聚五季之阨王朴獻
謀謀先取蜀以阜兵餼餒足兵強乃征方州時乏遠御朴言不
酬及我 太祖筭如朴策蜀定國富安平諸國蜀於是時興王
有力嚮者孟氏撫樞矜憐惠愛其人捐租五年及我王師宣威
三川卒無一夫東嚮而控弦蓋傾心於正統眎私恩猶缺然是
使僞命牽羊偏方銜壁顧旌毒霧以涕泗仆連衢而殞積感恩之

文百十

六

意則誠効順之心自直豈若他邦之煮得怒蟻臂於車軌由古
而來可得而聞李雄到關李連公孫因仍世難割據坤靈盜蜀
而王踵起而類非蜀人三國之祭異方鼎峙若南若北輔吳崇
魏惟我蜀人不私非類雖輔璋戴備以自國猶謂吾君之子而
卒臣劉氏晉宋而下南北風馬南檣岳以遊魂北陸梁而騁駕
衣冠稽首於左在濟洛順風於氏霸惟此西土爰歸南化豈赴
弱以背強蓋惡夷而即夏迨蕭紀之不令許岷江而僭正梁人
召寇以救亂魏氏懷茲而託信彼實包截此惟附順逆施不惠
於宜部內潰爰從於遲迫豈瞻顧於北風蓋欽恭於王命不性
蜀人不盜蜀都歷代以來亂離間起在內在外爲茲爲究董卓
相氏元載朱泚寵勛劉闢樊崇韓遂懷兇窮勃言不詳紀試考
詳漢按其間里苟擗拜泥之戈悉匪岷嶓之士在唐中弱齊素
幽并諧結諸鄰唇齒相因叛主之帥逐帥之黥陸梁百年不爲
王臣是亦何常連吾蜀民帝室內訌孽牙匪尋震驚方乘再狩

于古民與其帥開關逐之天王莅止百官六師國用告乏或艱
于飢民與其吏練粟輸之比其還歸恬不知危茲蓋處平則率
理以奉京邑之靈遭變則自完以待中原之睦欲携之則難叛
歛一之則易服豈特文有餘而武不足耶亦其天資正順而敦
熟近者趙諗圖結巴渠包藏歷年困於無徒爰及吳儔妖謀是
趨蜀人白發逆服其誅由是言之蜀何負於君上歟思徒見其
鄰於西夷遠於上國謂丘壑之險鄙方隅之僻西夷也遠上
也方隅之僻也思之職大率隣之於下但分中外之質麗不交
正邪之名實胡所據耶成周之盛四海同風冠帶所加古無此
隆淮徐連齊魯之軫而有夷伊洛接豐鎬之都而有戎方春秋
之尊夏視吳楚猶貉虫大伯周宗而不數抑又矧於閩中雖今
俊又之所出在昔語言之不通是則与我均為遠服安得妄論
其異同然而自差觀之華陽黑水別封吟於堯籍岷山導江歷
經營於禹跡秦氏剖符李冰擁節五政七賦被自古昔而四載

粹二八十八

所至南止荆揚之域荆揚之民島夷卉服矧又過此以往耶百
粵之取始自漢武郡國雖版衣冠未楚所謂粵人無甲章甫常
衮化之士乃文舉然則論淺深之時較久近之序烏可與蜀同
日而語王莽元舅霍山豕動遺愛帝堦林甫皇孫許李騷塔於
黼座封裝接棟於楓宸既同心於肺腑亦託躰於親鄰逞螟蚋
之毒螫為虺蝮於君親是則勢踈者未必孽惡地近者未必誠
純我雖遠於國而忠則邇也高下既別一凸一凹太行成阜三
門二穀或壯帝王之形勢或資蒞盜之包休或王路之攸梗或
伏兵之所交正用之則亦在德抑邪憑之則遂為寇巢吾人之
心如砥吾人之行如蠟結糴美於一心捐崎嶇於万里申韓生
於中土不免為僻學鄭衛作於中州不免為僻樂九野同列於地
何獨非梁益之墟四隅無私於天曷常戾西南之角况乎江行
地脉鮮埽而敗岸星直天狼工弭茲而觸惡肖此正氣挺吾
先覺節以遇立文非苟作王褒明君臣之合何武憤福威之削

張網扼腕於跋扈揚子甘心於寂寞相如不數子昂是謂誦
述以何諛恐吾徒之貽作才高則委靡面醜氣直則回邪膽落
彼徒嫉於西子殊不慚其鄭璞不意兒曹憎其志行之僻反以
居處僻我也直圃植蕙而菜育畦疏禾而秀生梟倫鳳族蛇肖龍
蟠君子小人常溷其間古何邦而無佞亦何地而無賢龜蒙孔
孟之攸宅莫比唐虞之所營宜丘門之不雜何蹠黨之橫行絲
為父而禹子蔡為弟而旦兄導挺節而敦逆奔推忠而祀燕彼
撫正邪之辨晉取之魏魏取之漢功非定亂位寔圖篡思誠晉
人言諛而辯辭抑蜀以黜吳志借魏而佞晉魏為高廟之寇賊
蜀寔中山之宗姓不然何故進亂世之英雄而沮先王之支屬
乎况蜀以得賢而王以失賢而亡魏以已篡而張以人篡而戕
彼賦魏事徒言刑罰之清乎胡不言文若之殞命也徒言忠良
之聚會胡不言三馬之食槽也詞未及已客奮書而起獲聞高義

文二百八

八

欽服厥旨嘆草澤之空言不能廷辯於天子

八陣臺賦 并序

觀堂老人

余與客登夔子城望八陣圖感忠武侯之行事恨世議者
之弗獲於斯也作賦以悲之其詞曰

靈孤臺之巋然臨千步之沙場石雖離其班班紛過鴈之未翔
山暝黑而更惡水雖波而不揚澹徙倚其不去舍繁紆之內傷
內傷是何以使之然哉客或告之在漢之亡有人超然卧鄧南
陽甚似阿衡樂未渠央感大耳之至意始龜勉而徂征又似子
房初未有意隆準之老公也及其既作亦不能已手胼足胝夙
夜赤子忽一龍與一蛇蓋亦未可以優劣計大兵初來雷電一
空璋尋小兒孰嬰我鋒駐師江郊坐向必東蒐我卒乘取彼凶
殘中原有狐憑陵宮墻我不往取高帝在天衆謂外金之不可
相而况夫子之賢也運去道窮嘔血繼之非公實愚愚者不知
自古聖賢亦行其義道之不齊已知之矣相天子之所立固已

無窮而不費彼不操父子
驚是世俗之隘陋徒願

霍大異之籍食雖甚厚食而不
而涕淚請舉酒以酌公混一笑於

遂初堂賦并序

南軒先生

洛陽石伯元作堂於居之北榜曰遂初廣漢張氏為之

辭曰

皇降衷于下民兮粵惟其常倚於德而難兮維生之良翕衆美
而具有兮不顯其光彼孩提而知愛親兮豈分錄繫于歲年輝
華而寔長兮紛事物之交相非元聖之生知兮懼日遠而日忘
緣氣稟之所偏兮橫流始夫濫觴感以動兮不止乃厥初之或
哉既志節之莫齒氣定驟以翱翔六情放而曷禦百影馳而
孰張自青陽而流旌暨黃辰以茫茫黨覆然於中道益友未
於厥初厥初如何夫豈遠歟彼甫童以向阱我惻隱之卷如騷
端倪之所發識大辨之權輿如寐而聰如迷而途知呢視之匪

文粹一百八

九

退乃本心之不渝嗚呼予既知其然兮予惟以遂之若火始然
而泉始進兮惟不自息以終之予視兮無流予聽兮無從予言兮
無易予動兮以躬惟自反兮于理茲日新兮不窮逮充實而輝
光信天質之本同極存神而過化旦乃世以常通嗚呼此義文
之所謂復而顏氏之于所以為道學之宗也歟吾友石君築室
湘城伊抗志之甚遠揭華榜以惟新命下交兮勿固演妙理以
旁陳探上古之眇微得斯說於遺經謂匪迂而匪異試隱几而
一聽然則茲其為遂初也又豈孫興公所能望洋而瞻塵者乎

章華臺賦

方舟先生

若夫楚水縈乎吾前楚山蔚乎吾後中坡陁而孤起如群嫵委
土之未就張宮室之是非更浮屠之為守澹荒荒之沙日固已
亂春暉而麥秀吾游而悲之呼守若而問焉此萃園所植章華
臺也奚自之而汝有始其凌厲但心如傳如取抗銘鋒以誰何
紛敷怒而一聞飲人血以誇功眩垂垂之不足困延高風以拂

級包川原於錦繡曾假息之未穩髮乾溪而出奏遽歲月之幾
傳昇遷名而誰授守者曰善此在吾法如春夢如浮沤如石火
雷光之脫手等天地於游塵詎變化之能久掃妖妄之一空垂
丹青於戶牖吾不悲昔而羨今又何知乎盛衰霸王智愚之類
賢否吾聞其言而壯之則又有甚悲者中國之人果有異於夷
狄禽獸彼邦裔之甯守起簞屨之小醜三進爵而獲齒取一鼎
之藉口矧其里而欲登下而欲升出千人万人之力以逞匹夫
之能如蚍蜉運土穴中宛然於堆阜遠乎邈哉成敗慶興若不
正錄而足懲吾於是有感於春秋之嚴而笑浮屠語之陋也

新刊 國朝二百名家最良文粹卷第一百八十一

